

保卫新中国

中國現代軍事文學叢書

未完的旅程

(下)

叶雨蒙◎著

大眾文藝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

——保卫新中国

未完的旅程

★(下)

叶雨蒙◎著



大眾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完的旅程 / 叶雨蒙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5 (2009.1 修订)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保卫新中国 / 黎白主编)
ISBN 978-7-80171-005-5

I. 未…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6443 号

未完的旅程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6 字数 254 千字

2009 年 4 月修订版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80171-005-5

定价: 55.6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这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小说。为了创作上的需要，书中借用了某些真实的材料。请读者勿认为现实生活中与这些真实材料有关的人便是小说人物形象的生活原型，并依次类推……

——作者声明

序 言

徐怀中

我同叶雨蒙同志在一起工作，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未完的旅程》，很乐意写一点感想，向读者介绍这本书。

我读书太少，表现当前部队生活这样的长篇似乎还不多见，又是以描写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的，就更为难能可贵。要知道，这是人们视为畏途的一个枯燥乏味的领域，不管你写，有人出版吗？有人看吗？这无异于要在沙漠中寻找一块绿洲，作者相信他一定会找到的。在二十多万字篇幅中，他始终不作惊人之笔，不紧不慢地一味在叙写着非战时部队日常生活。从师机关办公楼，到家属区的几排小平房；从连队荣誉室，到实弹射击场。我们读下去，犹如伴随着叮叮咚咚的驼铃声响，不紧不慢地朝前去。正是在平淡无奇之中，作者为我们展开了一卷洋溢着军营风情的图画，记录了我军向现代化迈进的足音。这里不只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偏找难写的写，偏要打攻坚战，更主要的是作者对生活具有敏锐的感受和独特的见地，能够透过日常所见所闻的、纷乱繁杂的表面现象，发见其深刻内涵。如果我们说，《未完的旅程》是军事题材创作上一次攻坚的胜利，是一个新的收获，当不为之过分吧！

师政委李亦农，是书中着墨最多，也是最为丰满的一个人物形象。作品中此类人物，仿佛注定了只能是一位举止庄严的传教士，一位先知。李亦农不同，他对林彪、“四人帮”时期那一套高压式

的所谓政治思想工作深有体味，他从不把任何一名干部战士仅仅看作是能够使用武器的工具，仅仅看作是需要他进行说服教育的对象。在他看来，任何一名干部战士，首先是一个同他完全平等的人，是他的一个同志，一个朋友，一个兄弟。这是至关重要的，是他的立足点。他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对人“说教”，以至是给予严格批评。那言语却饱蘸着感情的水分，真可谓入情入理，不怕不能换取对方以诚相见，向他敞开内心的门窗。对于那种形影不正的人，他则寸步不让，并且总是采取进攻姿态。作者在师、团机关工作多年，对这一层干部太熟悉了，他成功地塑造出李亦农这样一位有着高度原则性，而又可亲可近的政治工作者的形象，决非偶然。

此外，在作人方面不无疵瑕的几位师、团干部，也都写得真实生动，呼之欲出。如经受过长期战争考验，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污染，变得那样权欲薰心的团长王煜；如拉拉扯扯，四通八达，“能量”甚大的师副政委吴礼银；如深谙“革命的”世故，善于把矛盾上交，遇事躲躲闪闪的师政治部副主任徐有清。这样的各色人等，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活动着，师机关办公楼表面看来一切如常，其实并非如此。作品十分自然而又颇具声色地反映了当前部队新旧交替和整顿改革中的种种矛盾冲突，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连指导员周西南、战士高满、女护士李婕、女宣传队员王小娜、副连长李援朝等，共同作为新一代革命军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每个人却又分明有着自己不同性格的棱角。作者写了他的这些同代人，在各自所处环境中体验着应当如何正确对待人生，对待理想和个人前途。当然，也不曾忽略了记述他们爱情上的烦恼和幸福。说到爱情，早先是禁区，写不得的，现在又未免有些泛滥，似乎倒是要有一点胆略，才勇于在自己作品中不去写爱情。不过平心而论，爱情在人类生活中占有永恒的重要地位，这是一架奇妙的三棱镜，往往透过对待爱情的态度，可以折射出作品中人物或纯洁美好，或不十

分美好的、以至是十分丑恶的灵魂。只要不是强加进来的，只要取严肃态度，自会收到应有的正面效果。这一点，《未完的旅程》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

稍觉不够完满的是，作品开头部分，由于在铺展开人物线索，显得节奏缓慢些，一些章节，也显露出匆忙的痕迹，如果花工夫，进一步作些删节修改，会增色许多。虽然如此，对一位青年作者的第一部小说，又如何能苛求在各方面都照应那么周到呢？他是业余写作，只有晚间和节、假日可供利用，这部小说能达到现有水平，已经不易。克服某些不足之处，要期待于他的下一部作品了。

我们期待着。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8)
第四章	(32)
第五章	(42)
第六章	(49)
第七章	(56)
第八章	(64)
第九章	(75)
第十章	(89)
第十一章	(97)
第十二章	(105)
第十三章	(112)
第十四章	(131)
第十五章	(137)
第十六章	(147)
第十七章	(156)
第十八章	(201)
第十九章	(214)
第二十章	(222)
第二十一章	(228)
第二十二章	(236)
第二十三章	(245)

目 录

第二十四章	(256)
第二十五章	(261)
第二十六章	(275)
第二十七章	(284)
第二十八章	(299)
第二十九章	(315)
第三十章	(335)
第三十一章	(350)
第三十二章	(366)
第三十三章	(372)
第三十四章	(377)
第三十五章	(393)

第十八章

临近傍晚时，熘红的夕阳投射在河滩地上，河水、石头、草木和那遍布河滩的施工战士们的身上，都被一层透明的桔红色晚霞包裹着。河水似乎变稠了，在夕阳下，近似红色的透明液体缓缓流动着；河面上，氤氲着一层爆破后的硝烟尘土和潮湿的水气；远处山岗后边的天空，旋荡着一阵阵和暖的风，吹到河滩地上，带着一股将熟的麦子散发出来的香甜的气味儿。

六个连队一齐开上工地。他们有的沿河滩修筑石堰，搬石头的、垒堰的一片忙碌；东边的一处地势较高地段，成百名战士在挥动锹镐平地，把高处石头、碎砂土，垫到西边低凹地段——用小推车推，用筐挑，往来穿梭着；也有一些战士在难以移动的巨石旁抡锤打眼，准备用炸药将这些巨石炸碎；山坡上有几十名战士在用镐头和铁锹起土，将土顺坡漫流下来，准备在平好地以后，用这此土来垫地。几里长的河滩地上，锤碰钎头的叮当声，镐锹铲石土的碰击声，以及战士们相互的吆喝声混杂在一起，使这一处荒凉的所在显得十分热闹。

王煜的计划实现了，河滩地造田的工程已经动工。由于孙发扬的提议，师常委会的决定，各团都抽出了一个连队，参加了造田工程。虽然对此各团的领导们并不那么痛快，他们在强调了各

种理由——训练任务紧，本团农场缺少生产连，甚至还在心里骂王煜是“伸手派，会打算盘”，然而最后，在孙发扬的催促下，他们还是都抽调了一个连队，交由王煜的造田工程指挥部统一使用。

工地上，孙发扬正在抡着八磅铁锤打钎。他穿着一件白衬衫，挽起半截袖子，把铁锤抡得呼呼带着风响，一锤跟一锤结结实实地砸在钎头上，石眼里溅出白色的细石粉末，在石眼周围渐渐积了厚厚的一圈。掌钎的是战士高满，他将右膀斜靠在石上，双手握紧钢钎，每一锤落下后，他都有节奏地转动一下钢钎，和师长配合得十分默契。一旁还有两个战士在等着替换他俩。

孙发扬来到五连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他本来是到五连抓四〇火箭筒射击迎风偏难点的，但是偏巧团里分配五连参加造田工程。李大有对他发牢骚说，是因为他们连上次四〇火箭筒考核“烤糊了”，团长王煜才把他们连派到这里来造田，住在了附近的小张庄。这样一来，连队军事训练就没有足够的时间保证了。

“师长，你真要下来蹲点，要是抓不出成绩来可别后悔呀！”李大有发了一通牢骚后笑着对孙发扬说。

“只要想办法，问题总会解决的。你先别泄气，我还没发愁呢，你着什么急！”当时，孙发扬这样安慰李大有。

事实上，孙发扬下五连之前，王煜已经先给他打过电话，告诉他团里已经决定派五连参加造田工程，是团党委会上定的；问他如果想抓四〇火箭筒射击迎风偏的问题，是否换一下别的连队。然而孙发扬没有改变主意，他认为既然五连在大风天考核时，没有能打好，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点选在五连是最合适不过的。至于施工和训练的矛盾，可以妥善安排解决。不过，他还是批评了王煜几句：

“你们是怎么搞的?师里派的工作组下到五连抓政治教育改革,我也要下去抓火箭筒射击训练,可你们就在这节骨眼儿上派他们连搞施工?看起来,你是特别不喜欢这个连队?好了,你别说了,你有道理——施工也重要,要派过硬的连队去……管你们怎么安排,师里该怎么抓还是怎么抓!”

于是,孙发扬带着警卫员小郭,拉着行李下到了五连,在小张庄号了一间房住下了。白天一起和连队到河滩上劳动,傍晚休息时间找战士们一起研究解决四〇火箭筒射击迎风偏的办法。这期间,师政治部派的工作组也在五连,调走周西南抓政治教育改革的情况,李亦农也下来了,但几天后他又因为军里开会走了。

自从到五连后,每天参加造田劳动,孙发扬感觉精神格外好些,心情也舒畅——野外的清新空气和体力活动,使他渐老的躯体内又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特别是整天和年轻战士们在一起。他觉得自己也并不怎么显老。

“叮——当!叮——当!”孙发扬一口气抡了一百大锤后,停下来用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一个战士又接过他手中的锤。高满也被另一个战士替换了下来。

“小高呀,你是什么文化水平?”孙发扬从放在地上的军上衣兜里摸出香烟,一边点火抽着烟,一边招呼高满;俩人坐在砂石地上休息。

“高中毕业。”高满回答着,两手抱住磕膝盖,偏头望着师长。

“程度不低……比我高多啦,我连一天学也没上过。”孙发扬笑笑,直率地说。

“师长的水平比我们可高多啦!”高满有些承受不了孙发扬的话,他疑心师长是瞧不起现在的高中生。

“哎，哪里，有些事儿我做不了，你们可以办得到，”孙发扬看了高满一眼，“你说说看，解决四〇火箭筒迎风偏问题难点在哪里？”

“这个……”高满想了想说，“多进行风天训练……另外，应该计算好修正量……”

“好！你就干吧，计算吧……就交给你这个任务——计算一下在不同级别的风、不同角度的风中射击时需要的修正量！咱们也得科学练兵嘛！”

“哎呀；我不行！难呀！”高满迟疑着。

“不难还叫什么攻关呢？难，越难，解决了以后才有价值！干吧，我当你的后台老板！高中生嘛，得发挥潜力，多观察一下，学会测定各种风的速度，根据火箭弹的重量、射速、射程，计算一下……哎，小刘！打多深了？半尺啦？行啦，装药！”孙发扬起身去看那两个打好石眼的战士装填雷管和炸药。

“小高，你去河边挖点湿土来！”孙发扬吩咐高满。

打好的石眼装进了白色炸药，又将雷管放进，然后又添满炸药；接着高满用铁锹挖了一筐湿土来，将湿土盖在炸药上，用脚踩得很结实了，只等别处的炮眼装好炸药一起点火。

“嘟嘟——”几个炮眼都装好炸药后，李大有吹响了哨子。

随着哨音，所有战士都找坑凹处和坡坎下隐蔽，只留下几个负责点炮的战士。

又一声哨响后，几个点炮眼的战士迅速用香烟头点燃炮眼外的导火索，然后敏捷地跑向各自选好的隐蔽处躲起来。

河滩上一时静得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各处的炮眼的导火索在滋滋冒着青烟……

“轰，轰……”爆炸声接连而起，地震得痉挛抖动，碎石块被高高抛起到空中，旋即又像冰雹雨般哗哗下落；一时烟尘弥漫……

孙发扬和高满等几个战士隐蔽在刚垒起的一段石堰后，他露出头来朝河滩上观察……

烟尘散去后，南边几个战士从隐蔽处跑出来，“嗷嗷”的喊着。

“那边是哪个连的？隐蔽！不要命啦！快给我同去！”孙发扬从堰后站起身来朝那几个战士吼叫。他的话音刚落，只听“轰隆”一声爆响……一个炮眼因为导火索受潮燃得慢，延迟了爆炸。

这时，又跟着陆续跑出来一些战士，意外的爆炸声一响，他们又连忙跌跌撞撞奔回隐蔽处。好在爆炸处离得远些，石块崩上天后落下来慢些，总算没有伤着人。

“嘟嘟——”解除隐蔽的哨音响了，工地上又恢复了一片忙乱。

“真他妈胡闹！简直像放羊！”孙发扬气愤地骂了一句，从石堰后走出。

副团长张新国小跑着来到孙发扬跟前，他听到了孙发扬的骂声。

“这么搞怎么行，田没造好就得伤一个班人！你是怎么组织指挥的？孙发扬又朝张新国瞪起了眼睛。

“师长说得对，这样是不行——六个连队一齐堆在这儿，像是蜂窝，工作效率并不高，是不是可以考虑两班倒，这样把时间错开，工时一点不减少，效率会大大提高！”张新国征求着孙发扬的意见。

“我看可以，这么一来，连队训练时间也好安排了……”孙发

扬想了一下，赞同地点点头，“分两班，三个连队一班……上午五点到十二点一班，下午两点到八点一班，送饭上工地！咱们要的是效率，不要人海战术、消耗时间，同时要注意安全防事故。”

“那就请师长和王团长说一下，他是工程总指挥……”

“他挂个空名，工地上见不着他的影儿，总指挥怎么指挥？”孙发扬有些气恼地说，“我看他是事务主义，乱忙也忙不到点子上，什么都抓，什么都管，事无巨细，就是一样，缺脑子！”孙发扬说到这里，忽然觉得在王煜的下级面前批评王煜有点不合适，便住了口。“好吧，我跟他谈吧。我知道，你们这些副手见了王煜舌头就变短了，不敢说话。”

“我给团长建议过，他没当回事儿。也许他太心急了，他要进度，我说多少也没用，他相信自己的经验。师长你知道，部队就讲个下级服从上级……”张新国解释着，“一号你来个决定吧，对，你已经决定了，那我就立即执行啦，从明天开始。没问题，这样对工程大有好处。”

太阳将从西边地平线上沉下了。透明的暮霭在田野上织起一幅淡淡的帷幔。远近村庄上空升起缕缕炊烟，传来鸡啼狗吠。收工归来的五连战士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路唱着歌儿走向小张家庄。

炊事班设在生产队队部院里，靠西墙搭了一个席棚，砌了两座抽风灶，安上了大铁锅。开晚饭了，这里弥散着一阵浓浓的饭菜香味和热气——大锅焖米饭，大锅熬白菜豆腐；各班派人端着盆来打饭。连部米的通信员和司号员、文书打了满满一盆菜和两盆饭端回连部。因为师长和机关工作组在连部就餐，炊事班每次打菜都给连部多打些，打少了连部来的战士就不满意，他们怕不够

吃；而打多了呢，又吃不了。不过，吃不了他们也不给炊事班送回来，而是悄悄给了房东老大娘，一来密切军民关系，二来他们想，如果剩下菜送回去，下次炊事班就有理由给他们少打些。

孙发扬在连部和大家一起吃过晚饭后，对李大有和周西南说，晚上他要找全连干部和炮排全体战士开个会，研究一下造田工程作息时间改变后训练的时间安排以及怎样攻克训练中的难点的问题，要他们通知一下，八点钟准时在连部开会。说完，他便一人走出连部驻的院子，沿村中一条小街走去，来到村外两排杨树护着的大路上散步。

天色渐渐黑下来了，夜雾从四处庄稼地里升起。临近的一个村庄方向闪着点点灯火，附近的水塘处，响着打鼓似的蛙鸣。孙发扬走了一阵，迎面遇见他的警卫员小郭大步而来。

“师长。”小郭远远看出了孙发扬的身影，迎上来招呼着。

“我不是让你回警卫连吗？你怎么又来了？这儿暂时用不着你。”孙发扬停下步子，问他。

“李政委让我来，他说军区通知要搞师长集训，请你明天回师做出发准备，我来帮你收拾东西的。”

回村的路上，孙发扬问小郭是怎么从师里来的，小郭回答说，是搭顺路车先到团部。然后从团部走来的；因为他估计师长今晚不会这么快就离开五连，会有工作交待安排一下，第二天上午回师，所以，他今晚就没有要车来，而是吩咐小车班，明天上午八点派车赶到小张庄去接师长。

进村后，孙发扬先让小郭到炊事班去找饭吃，自己则回到住处——村北一家军属户的西厢房。

也巧，他刚进屋，放在八仙桌上的一台电话机就响了，他抓

起话筒。

是李亦农打来的电话，说接军里通知，军区要举行不定期的师长集训，请他准备一下，明天赶回师里，后天使到军区报到。

放下电话，孙发扬转过身来，看到屋里当地站着房东女主人桂大嫂，她手里端着一碗五香花生米，朝他笑着。这是一位约摸四十左右的乡村妇女，身子结实而丰满，印花布衬衫里，两只硕大的乳房高耸着。她男人在队里赶大车，儿子在部队当兵三年了，家里还有一个闺女。

“哟，小大姐，”孙发扬笑着招呼女主人，“又送什么好吃的？花生米？小心把你们家吃穷呀！”

“哪儿的话呢，首长，”桂大嫂将碗放到桌上，“没什么好的，乡下比不了你们部队上，大鱼大肉的。一点花生米就着下酒，这屋里潮，喝点酒抗湿气。”

“我才住到这儿几天工夫，你就知道我爱喝酒啦？哈哈！不行，今儿不能喝了，晚上要去开会。留着吧，留着给你们掌柜的下酒。”

“他那个死人，赶大车给队里跑副业，自个儿田里的活儿都扔给我一个老娘们，眼看麦子熟了，收不上来，儿子又在部队上。要是来一场阴雨，麦子霉了就……唉……”桂大嫂边说边叹息着。

“喏，你急啥？明天我走之前跟连里交待一声；咱们部队住在这儿，还能看着你的麦子烂在地里？咱们有的是小伙子！”说着，孙发扬抬起手腕看表。女主人很聪明，知道首长看表是有事要走，便离开了。随后孙发扬走出屋，去五连连部开会。

夜里十点多钟。孙发扬才回来。警卫员小郭已给他打好了洗脸水。孙发扬洗着脸，自言自语：“解决啦，都解决啦！会议开了，找出了八个四〇火箭筒迎风射击的技术难点；高满也接受了计算修